



艺术的控诉

鄂 华 著

6740

艺术的控訴

鄂 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艺术的控訴

著 者 鄂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953毫米 1/32 印张：3 5/16 字数：48,000

1962年6月第1版

196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200册

統一书号：10078·1986

定价：(八) 0.26元

內 容 提 要

本书所收的四个短篇小说，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諷刺。《艺术的控訴》通过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资产阶级艺术的腐朽墮落。《部长的帽子》描写了一个非常巧妙的騙局，象一幕短小的諷刺剧。《希特勒財宝的秘密》通过两个美国商人找寻希特勒財宝的曲折故事，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秘密將軍火出賣給納粹匪徒的罪恶勾当。《自由神的証辞》通过美国三K党匪徒杀害黑人的故事，揭露了美帝国主义殘酷的种族歧视和迫害。

目 次

部长的帽子	1
艺术的控訴	10
希特勒財宝的秘密	42
自由神的証辞	68

部长的帽子

人們啊，我的兄弟，
他們用謊言來喂養你們，
當你們飢餓的痠癢的嘴
需要麵包和肉的時候。

——希克梅特：《你們的手和他們的謊言》

我要講一個故事，關於蛋糕、股票和部長的帽子。

一九五九年阿特蘭塔^①的秋天，是一個淒涼的秋天。失業救濟所的前面，每天出現了望不盡頭的人的行列。為了一塊小小的麵包，老年人不願再享受喬治亞十月溫暖的陽光，過早地結束了自己人生的旅程；嬰兒們不肯停止飢餓的號哭，因為母親的乳房裡已經擠不出乳汁。

隨著落葉的飄零，經濟衰退的陰影籠罩了這座城市。工廠、銀行紛紛倒閉，剩下的也都是苟延殘喘，奄奄一息。波動較小的只是一些與軍火生產有關的企业。就連該州歷史最悠久、

资财最雄厚的南方油脂公司，也在这次风潮里摇摇欲坠。交易所里股票价格疯狂地下跌；商店大廉价的招贴在秋风里抖索；失业队伍成了街头最常见的风景；自杀成了报上最常见的新闻。这一切，正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一九五九年国情咨文中所吹嘘的“繁荣”。

就在这样的时刻里，阿亚特兰塔金融家周五聚餐会的讲台上，出现了一位矮小的、相貌平常的绅士。他全身唯一能引人注目的特点，也许就是他头上那一顶高大的帽子。这一顶帽子，今天已经变得那么著名，可以说已经能置身于那样一些具有显赫名声的帽子中间：查理·卓别麟迷人的圆顶帽；威廉·哈特潇洒的西部牧童帽②；玛丽·璧克馥香艳的纽约帽③；甚至与匹克威克先生的那顶著名的帽子比起来，也可以说是毫无逊色。关于这顶帽子的非凡的故事，正是下边我要讲到的。

这位矮小的人物，就是乔治亚州的工业部

① 美国乔治亚州的首府。

② 威廉·哈特：美国电影演员，早期西部影片中的著名牧童。

③ 玛丽·璧克馥：美国早期电影著名女演员，曾主演尖锐讽刺美国城市生活的影片《纽约的帽子》（格里菲斯导演）。

长，大名鼎鼎的达维德·艾尔索普先生。

在这次周五聚餐会上，艾尔索普先生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

对于所有到会的垂头丧气的金融家们来说，这篇演说无疑是一服比吗啡更有效的强心剂。

按照部长的说法：目前市面的不景气，决不是衰退的来临，而是“繁荣”前必然出现的短期停滞。

部长毫不含糊地断言：三个月以后，一切情况都会有令人满意的好转，乔治亚州就业的人数将上升到两百万，而失业的人数将降落到十万以下。

如果这番讲话仅仅是乐观的估计和预言，那么虽然艾尔索普先生贵为部长，他的话也同样是不值一个小钱。但是他所说的却不是估计，而是保证。并且，它还决不是一般的保证。

对于本州最大的企业南方油脂公司，部长更特别着重地提到了它的无比乐观的前景。由于他在话语里透露出的一些隐约的暗示，在人们心中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仿佛目前已经从油脂里发现了一种新的军事上的用途，公司即将从政府得到一笔巨额的定货。

部长在演说的最后突然来了一个出人意外

的收尾，使他的全部演说立刻具有了一种爆炸性的效果，“诸位，如果我所说的话在三个月之内没有成为事实，你们可以要求我重新回到我现在站着的地方来，当着你们的面吃下我头上的这顶帽子。”

这样一个惊人的允诺，不能不给到场的金融家们以深刻的震动，即使在这以前他们是带着根本不信任的态度来听部长演说的。沉闷的会场里顿时吹进了一股活跃的空气，难道部长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只要想一想：如果他的话不可能兑现，他怎么肯让自己部长的尊严去冒那样的风险，当众许下如此怪诞的诺言？

快要淹死的人总是希望能抓住一根可以支持自己的东西，即使是一根水草。因此，到场的金融家们很快就相信了部长的话，用一个新的“繁荣”的梦想来安慰自己。

部长先生在演说里以特别的关怀提到了南方油脂公司，不是没有原因的。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部长本人正是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并且曾经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担任过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部长的职位与股东的身份经常是相得益彰，这在美国的官场里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艾尔索普先生所暗示的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近水楼台先得月，政府是可能优先给

予这家公司一张巨额的定货单的。身为部长与公司股东的艾尔索普先生，肯定是最先掌握内情的人，他的话不会是虚班的。

部长的保证开始变成了物质的力量。即使其他的可喜迹象暂时还没有更多的出现，股票交易所里却终于产生了第一个奇迹：南方油脂公司的股票价格迅速回升了。尽管已经有人感到：暗中好象有一只巨手在大量地抛出股票，然而股票市场饕餮的胃口依然全部吞下了它。由于部长的话，投机家们相信这是一次可以孤注一掷的赌博。

与这同时，部长的演说也被当成福音，传达到了工人区，用来劝告工人们更紧地勒上裤带，忍耐下去。

在这里，人们没有欢呼。

在这里，部长的职位也不值得羡慕。他没有得到预期的、象贝贝罗斯^①完成了他著名的一击后所享受到的狂热欢迎；在这里，他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倒霉的击手，悄悄地滑进了一垒。

工人们没有相信他美丽的诺言，很多事实已经教育了这些沉默寡言的人，对于政客们的话，无论他们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也不要相信。

① 美国棒球大王。

然而交易所里，南方油脂公司股票的价格却继续不断地、稳定地在上升。无论如何，对于部长来讲，这才是重要的、全部的、唯一的。

这是一场巨大的轮盘赌。

轮盘以令人晕眩的速度旋转着，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赌徒们终于绝望地发现：他们所有的人押的都是空门。一夜之间，他们输掉了全部的赌注。

就在三个月后的一天，阿特兰塔所有的报纸都以通栏的地位刊出了一条镶着黑边的讣告：南方油脂公司宣告破产！活过了一百零七年巧取豪夺岁月的恶棍寿终正寝了。

这一天，公司最大的股东，部长艾尔索普先生哭丧着脸接见了记者。公司的终于破产使他痛心和遗憾。在这不幸的事件中，他个人将是损失最大的受害者。

然而却没有人看到这鳄鱼的眼泪后面隐藏着的狡诈。就在这三个月中，他的忠实的代理人已经抓住股票价格上升的时机，采取分散的手段，神鬼不知地倾售出了他所持有的全部油脂公司的股票。

在触目惊心的油脂公司破产的消息下面，另外一则不引人注意的栏目里，公布了乔治亚州最新的职业情况调查表，失业人数继续凶猛

地上升，已突破了空前的七十万大关。

部长先生的诺言在哪里？舆论在质问。

第二天，报纸订户们在早餐桌上惊奇地发现：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阿亚特兰塔各家报纸第一版的地位竟然全部是属于一顶帽子的。艾尔索普先生已经决定履行自己三个月前在金融家周五聚餐会上许下的诺言，当众吃下他的帽子。

难道为了这些倒霉的失业数字，部长先生真的要吃下自己的帽子？好奇的人都在预定的时刻里赶到了周五聚餐会会场——豪华的金狮俱乐部。自从衰退以来一直显得十分萧条的扬基大街，顿时又热闹了起来。

大厅里早已被金融家和新闻记者们拥挤得水泄不通。笑容满面的艾尔索普先生出场了，他不慌不忙地走上了讲台，当着众人的面取下了他头上的帽子。是的，每一个到会的人都十分熟悉，这正是部长的那一顶著名的帽子：漂亮的潇洒的卷边；褐色的打成蝴蝶结的绸带……

在目瞪口呆的人群面前，好象演出魔术似的，部长先生首先将帽边塞进了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了起来。

接着，是漂亮的绸带；

接着，是庄严而巍峨的帽筒……

最后，如果不是一道白色的奶油从部长口里淌了出来，终于泄露了这幕喜剧的秘密，观众们还会继续目瞪口呆地看下去。

这是一顶用奶油蛋糕仿制得十分维妙维肖的帽子！

经过短时间的哑场，大厅里爆发出了一阵哗然的轰笑。

记者们笑了，部长先生的心不禁大为欣慰。他从记者们的笑容里看到了宽容，这就是说：舆论的反应对于他将是良好的、友谊的。

果然，在报纸上，这件事被描写成了一件幽默的诙谐的喜剧。

《阿特兰塔明星报》的记者不无羡慕地记下了：整个蛋糕重达两磅半，是用纯净的上好的奶油制成。褐色的帽带，是来自巴西的超级的巧克力。

严格的《乔治亚观察家报》记者记下了这顿美餐的全部进程，历时十五分钟零三秒。

一位《太阳晚报》的评论员发出了赞叹：在十五分钟内吃下一顶重达两磅半的蛋糕，即使抛开部长先生幽默的天才不论，如此惊人的胃口，也足以使一切饕餮家甘拜下风，五体投地。（事后，据《每日新闻》报揭露：部长为此忍受了巨大的牺牲，回去后闹了三天的腹泻与胃痛。）

故事似乎是以喜剧收场。

记者们笑了，连在股票买卖上受了骗的赌徒们看到了这则消息以后，也禁不住纵声地笑了。

为了这次幽默的行动，部长先生甚至荣膺了《芝加哥主妇》杂志评选的该年度的“最风趣的美国人”的称号。

然而工人们没有笑。

部长先生可以吃蛋糕，他们却到哪里去找全家大小晚餐的面包？

一九六一年十月于长春

艺术的控訴

不要以为这篇小说中的故事是作者在这儿信口开河。不，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曾经真实地发生过，在美国这个号称“文明”的国家里。

凡是熟悉美国现代艺术思潮的人，都知道兰卡宁这座城市。在超现代画派及其崇拜者们的心中，它无疑是他们的麦加和耶路撒冷。这里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曾经产生了一支凶猛的画派。今天，这支画派已经在美国发生了爆炸性的影响，它的彻底否定一切艺术成规的虚无精神，已经征服了整个美国委靡的画坛。

如果我对你说，这支画派的诞生，是直接起源于一件刑事上的诉讼案，你一定会感到十分惊讶。然而事实的确是如此，这件诉讼案无论在北美合众国近代司法史上还是艺术史上，都是一件从未有过的奇闻。

一九五八年，超现代画派史上值得用黄金书写的一年，兰卡宁市的画家们，向兰卡宁市的

法院，集体控告了兰卡宁市的警察。

控告警察？什么时代、什么地方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怪事呢？然而当这件怪事是发生在一批形形色色的超现代派画家们身上的时候，也就不值得奇怪了。这个举动，无论在遵守司法条例上，还是在依循起诉程序上，都可以说是无可指摘的，比起他们的那些玄妙的绘画来，毕竟还是容易让人了解得多。

然而无论如何，控告警察，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怪事层出不穷的国家里，也不能不成为一件轰动一时的奇闻。

起诉书很长，而且很难理解。读它的人，起码也得具有能够读懂中国的甲骨文字和古埃及金字塔内羊皮书卷的本领。然而依靠了各种各样的博士和顾问的帮助，法官们终于弄明白了这份起诉书中的主要内容。

控告警察的主要罪名，是他们的不学无术、缺乏艺术修养。乍听起来，这件事显得十分荒谬可笑。缺乏修养，在今天的美国根本就不是一件坏事，甚至常常是一件十分时髦的事。然而按照起诉书上的说法：当警察先生缺乏艺术修养的时候，就不是一件普通的小事了，它导致了悲惨的后果，导致了野蛮的罪行，其结果必将是艺术的毁灭，正如古代野蛮的高卢人毁灭了罗

马的文明一样。而且更严重的是，艺术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也都遭到了侵犯和威胁，得不到法律的保障。

起诉书中令人信服地列举了这种罪行的例证。最主要的罪证由四位著名的超现实的画家提出，而成为被告的是三位现实的警察。

第一项罪证，是扎扎派画家菲斯先生控告三等警官波烈，由于他在兰卡宁市举办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扎扎派艺术展览会，无端受到了波烈的粗暴破坏。

控诉的事实如下：

那是一个星期天，正是展览会开幕的第一天。虽然会场内外都显得冷冷清清，也仍然可以说这次的展览十分成功，因为这一天，兰卡宁市几位著名的金融界巨子都惠然蒞临参观。菲斯心里说不出有多么高兴，他已经完全可以预期着这次展览将给他的钱包带来丰盛的收获。谁想到就在这一切看来都十分美满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被菲斯先生好意请到会场来维持秩序的警官波烈，突然发作了歇斯底里，毫无缘由地将展览会大门封闭，声称会场遭到了歹人的破坏，竟将到会参观的几位体面的绅士和夫人全部拘禁起来，一一进行讯问。碰巧这时候菲斯先生刚好不在会场，结果是全体到